

一年來合作社事業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方 珍 玲

一、國際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2018 年上半年全世界經濟原被預估為延續 2017 年之漲勢，本應有良好表現，因此各機構對 2018 年的整體經濟表現都提出不錯的預測數值（詳如表 1 所示），但實際上，從四個季度經濟成長結果來看，原本上半年情勢看好，但後半年卻因美中關係不佳而造成大幅度波動。自 7 月美中貿易戰開打至今仍未見平息，美中關係從原先貿易逆差的問題，演變成彼此較勁之貿易戰爭，跟著全世界經濟也遭受波及，使得 2018 年整年度的經濟成長率受到相當大之衝擊，全球股市也大幅震盪，若以 MSCI 世界指數年內之最高點至最低點計算，波動幅度高達 12%（賀先蕙，2018）。

在歷經大起大落的 2018 年之後，美中貿易戰火僅在 2019 年初因川普宣布休兵而得到喘息，但 3/1 期限後又有新變數產生，貿易談判持續進行，讓所有國家因連鎖效應而受到傷害。在此一趨勢下，許多機構對 2019 年全球經濟展望以保守態度看待，將經濟成長率再行下修，故目前市場普遍瀰漫著較為悲觀的氣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針對 2019 年整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預測，顯示今年經濟將失去動能，展望 2019 年的投資市場最重要的還是先回歸基本面，GDP 成長速度將會比



▲ 本會秘書長方珍玲女士

2018 年減緩許多，各國經濟成長率因此下降，雖未致陷入重大衰退但已呈現隱憂。

表1 全球主要國家區域經濟成長率一覽表

單位：%

國家/區域	2017	2018	2019 (預估)
全 球	3.7	3.7	3.7
已開發國家	2.3	2.2	2.1
美 國	2.3	2.9	2.5
歐 盟	2.4	2.2	2.0
英 國	1.5	1.6	1.5
日 本	1.8	1.2	0.9
新興國家	4.7	4.9	4.7
巴 西	1.1	2.9	2.4
印 度	6.7	7.4	7.4
中 國	6.8	6.6	6.2
台 灣	2.4	2.6	2.4

資料來源：部分資料引自 IMF，2019/2；台灣資料引自主計處

以下再就 2018 年世界重要各國之經濟情形分別觀之。首先以美國經濟成長而言，過去其製造業就業流失與所得分配不均之現象愈來愈惡化，因此川普之競選政見打動「鐵鏽地帶」¹ (Rust Belt) 之選民，當其入主白宮後則積極開始兌現競選政見，大幅調整對外經貿政策，除以「美國優先政策」為主軸之外，還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簽署新版「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 及「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及限制外人投資國內重要產業等，確實使得 2018 全年美國經濟成長率上升達到 2.9%；另外，其上任後屢次認為中國大陸扭曲市場機制，藉不公平競爭取得優勢，發展「中國製造 2025」，因此多次啟動貿易制裁手段(楊金龍，2019)，雖然相關作為使中國不得不有所退讓，但也造成全世界其他國家之連帶影響，美國自身也受到部分傷害。

繼 IMF 調降全球 GDP 成長後，歐盟與英國央行也陸續調降 GDP 成長率，大幅修正 2019 年之經濟成長率，幅度達 0.6%，突顯未來景氣具有高度不確定性。2018 年歐盟全年之經濟成長率為 2.4%，並未高

¹ 美國的「鐵鏽地帶」(Rust Belt) 係指原為美國的重工業核心的區域，到處有就業及致富機會，但因新興科技興起，傳統產業衰退，小鎮上隨處有廢棄的煉鋼爐、荒涼工廠及挖空礦井而稱之，如：美國五大湖區、俄亥俄州等地。

於 2017 年，而 2019 年因英國脫歐及政治不確定性影響仍然存在，英國首相梅伊於 2 月 12 日赴國會演說，與歐盟談判脫歐協議尋求更多溝通，但 3 月 29 日三度被英國國會否決，梅伊 4 月 5 日致函歐盟，申請押後脫歐期限延至 6 月 30 日(BBC News, 2019)，此舉將會延長脫歐之時程。英國央行自行評估若無序脫歐，經濟與匯率將有下滑風險，最終受惠者將是中國及俄羅斯。若此問題未能順利地全面解決，往後歐盟經濟成長率一定會受到影響，2019 年被預估在 1.2~2.0 % 之間擺盪。

自 2017 年以來歐盟經濟成長率已經持續呈現下降之趨勢，尤以 2019 年之情況最為嚴峻。歐盟經濟體之問題在於德、法等發達國家經濟情況良好，但歐豬五國的財政狀況近年來並未見大幅度好轉，一直拖累歐盟的生產力，若陸續再有其他國家如英國般相繼脫歐，可能使得歐盟瓦解的可能性愈來愈高。

日本近年來安倍首相三支箭的效應稍微提升國內整體經濟，自 2017 年也與歐美同樣開始進行量化寬鬆政策，使消費者購買力回穩，未來也可能又回到原形。當全球景氣逐漸放緩，未來股市則增添下滑疑慮，金融市場屢次遭遇風險事件而使得美股波動上揚時，避險需求即推升日圓強度，將不利日本經濟發展(國泰世華銀行，2019)，2018 年日本經濟增長率較 2017 年為弱，僅達 1.2%，2019 年又再被調低

至 0.9%，屬中期下降之趨勢，顯示景氣將轉弱，後續偏強之日圓可能又將壓抑日本出口表現，包括出口商獲利及赴日旅遊消費，再加上未來 2019 年 10 月日本消費稅將上調，其所產生之負面影響使得景氣放緩疑慮更加升溫。

至於中國已於 2009 年成為全球第 1 大出口國，2010 年再成為全球第 2 大經濟體及亞洲地區之第一大經濟體之後，已是全世界經濟成長率數一數二的國家。中國被英國諮詢機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CEBR）預測，於 2032 年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 1 大經濟體（CEBR, 2018）。2018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近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報告中，宣佈 2018 年已達成 6.6% 之目標，2019 年 GDP 成長目標在 6.0% 至 6.5% 範圍之間，同時還宣佈將削減增值稅稅率及軍費成長幅度（由 2018 年的 8.1% 下調至 7.5%）。隨著強化財政政策力度及減稅降費等措施實行，中國人大的預算赤字目標將從 2018 年的 2.6%，提高到 2019 年的 2.9%。2018 年在貨幣及財政兩大政策上，可看出貨幣政策將保持「謹慎」，但「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減輕企業稅負及降低社保負擔，料將對亞洲資產帶來深遠影響。然而，在去槓桿舉措導致經濟放緩後，2019 年中國政府關注的重點將是維持社會和經濟穩

定。除了將失業列為官方宏觀政策優先事項，也將繼續實行貨幣寬鬆政策，中國政府重申支持民營企業（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POE）融資，將進一步釋放再融資壓力，顯示政府相當看重社會穩定、支持國內消費力道，同時加上有限的財政刺激和稅收優惠政策，近幾個月來實質的表現為中美貿易對話取得不錯的進展。至於中國在財政方面成長已放緩，財政赤字從 2.6% 溫和上升到 2.9%，政府為了彌補成長放緩之問題，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國營企業改革、資產處置和控制費用等。2018 年以來經濟成長雖逐漸趨緩，但比起世界先進國家仍具有成長力道，中國政府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採嚴格控管的做法，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 2019 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放緩，中共將面臨更加嚴厲挑戰。眼下最關鍵的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會如何推演，中共統計局最新公布的 12 月官方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其中製造業 PMI 更是跌至 49.4，已經跌破 50 之榮枯線，創 34 個月的新低，顯示內需及外需都很疲弱。若美中兩國無法在貿易戰上有更好的解決，即使最終通往休戰，但過程也可能持續很久，在走向休戰的過程中，可能會讓美中雙方或世界其他國家都造成莫大之經濟損失。

以上綜觀美國、歐盟、日本及中國等主要國家之貨幣政策及經濟狀態，已轉趨

下降步入衰退軌道，展望 2019 年全球經濟可能小幅修正，雖不代表全球經濟衰退近在眼前，但 IMF 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在世界經濟論壇對各國經濟可能「嚴重放緩 (serious slowdown)」的情況提出警告。

二、國內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回顧 2017 年至 2018 年經濟表現因全球經濟同步復甦，受惠於國際景氣順風，台灣在工業生產、景氣燈號、外銷接單、進出口金額等經濟指標成長動能尚能持續 (台灣綜合研究院，2018)。2018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全年達 2.57%，前半年 (2.77%、3.08%) 呈現上揚，不只出口持續兩位數成長，股市也維持萬點以上，不過投資表現稍微遜色。然而自第三季起，由於美中貿易戰開始發酵，加上美國升息帶動強勢美元，引發全球資金移動，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金融波動加劇，連帶影響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及台灣金融市場，後半年二季 (2.36%、2.02%) 均為下降情形，使得景氣由展望轉為保守。2019 年根據主計總處對國內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2.27% (主計處，2019)。展望 2019 年先進國家成長都屬下降之趨勢，全球貿易成長速度放緩，預估 2019 年台灣經濟成長應要更審慎看待。

首先就民間消費而言，近年來一般民

眾所得成長仍然遲緩，且趨向兩極化分配，扮演消費支撐主力的中產階級萎縮，經濟成長雖略有復甦，但其實民眾並未感受到此一狀態，致使大眾之消費意願保守。就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與台經院於 2018 年 12 月所共同發布之台灣消費者信心指數 (CCI) 調查總得點數為 79.05 而言，為二年來的最低，其實以整體數值低於 100 的情形，就表示整體消費信心處於較悲觀² 的態勢，另再就單項數值水準來看，六項指標全數偏向悲觀，而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投資股票時機，不僅分數最低，比例也降低最多，而六項指標中有四項指標上升 (國內經濟景氣、家庭經濟狀況、耐久性財貨時機及就業機會)；二項指標下降 (投資股票時機及國內物價水準)，其中「投資股票時機」比起 2017 年下降最多，其他僅有家庭經濟及經濟景氣稍比 2017 年上升，但上漲數值也偏低。至 2019 年 1-3 月最新信心指數均為 83.63，屬於持平趨勢，顯見民眾對消費信心有比之前 2018 年稍樂觀一點 (詳如表 2)。但上升的子指標最主要是因為投資股票時機之數值大幅度上升，股票投資是屬於較為投機的內涵，仍有較多的變數，要看國際情勢的發展而定，至於其他的數值則持平或改變不多。

² 子指標分數在 100 至 200 間屬於「偏向樂觀」，子指標分數在 0 至 100 間屬於「偏向悲觀」

表 2 台灣消費者信心指數六項子指標之比較表

比較時間	得點數	物價水準	家庭經濟	經濟景氣	就業機會	投資股票時機	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
108/03	83.63	47.05	88.60	82.80	99.65	93.80	89.90
107/12	79.74	45.40	86.65	82.25	99.95	74.50	89.70
107/11	80.13	45.50	86.35	81.95	99.85	77.60	89.55
+/- (上個月)	-0.39	-0.10	0.30	0.30	0.10	-3.10	0.15
106/12	86.05	52.05	84.95	79.70	105.20	104.20	90.20
+/- (去年同月)	-6.31	-6.65	1.70	2.55	-5.25	-29.70	-0.50

資料來源：由中央大學中心主辦、台灣綜合研究院協辦及輔仁大學調查，2018/12，
http://rcted.ncu.edu.tw/ci/ci_1071227.pdf，2019/03，<https://stock-ai.com/eom-1-twCCIINDEX.php>。

至於國內在進出口貿易方面，因受到積體電路需求轉緩及國際基本金屬與面板價格明顯滑落之衝擊，加以基期偏高，2018年12月出口較去年同月減少9億美元（-3.0%）。就對外出口金額而言，2018年較2017年出口增加188億美元（+5.9%），尤其以電子零組件、化學品、礦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塑橡膠及其製品、機械等類增加較多；至於進口主要貨品與2017年比較，受出口衍生需求挹注，主要是計量及檢查設備購置增加，貨品以光學器材及電子零組件年減16.8%、9.9%為最多，礦產品則是受惠於海外需求擴增、資通與視聽產品因雲端伺服器及電腦零附件買氣暢旺，各增加14.6%及12.1%，除此之外，電子零組件、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機械出口規模值齊創歷年新高，而與國際油價高度連動的礦產品、化學品、塑橡膠及其製品出口增幅也較大，各為23.5%、14.4%及10.0%；12月進口較上年同月增5.2億美元（+2.2%），若與上年比較則2018年進口較2017年增273.9

億美元（+10.6%）；就主要出口國家/地區而言，與上年同月比較12月對美、歐、日出口同步成長，對陸、港及東協減幅約10%；與2017年比較，2018年對主要市場出口規模除東協外，其餘皆創歷年新高，其中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1,384億美元，增加81.8億美元（+6.3%），對東協出口582.2億美元，減少3.5億美元（-0.6%），對美國出口397億美元，增加27.6億美元（+7.5%），對歐洲出口315.7億美元，增24.2億美元（+8.3%），對日本出口230.9億美元，增23.1億美元（+11.1%）。展望未來，雖有人工智慧、物聯網、車用電子、高效能運算、5G通訊技術等新興商機持續擴展，惟中美貿易爭端之效應陸續浮現，且後續演變尚不明朗，近期主要經濟體景氣相繼降溫，亦帶動國際原油及原物料價格回軟，2019年第1季出口要大幅擴增並不容易。（台灣經濟研究院，2018）。

拉抬台灣經濟成長的兩部引擎，一部是出口貿易，另一部是內需消費，從以上

的出口貿易數據來看，台灣去年的出口表現其實是很不錯，但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及生產基地的中國大陸經濟正快速放緩，並可能陷入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嚴重的危機。2018 年下半年以後，又因美中貿易關係增添許多變數，2019 年輸出成長動能會稍微減弱，因此台灣經濟成長驅動力仍需依賴內需，但就內需消費而言，以台灣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來看，台灣景氣自 2016 年以來雖然屬成長增溫的狀態，但此種情形通常是高所得家庭受惠，來源為股市、地產、有價證券、實業等多角化投資，收入成長非常快速，然而社會中低層家庭，主要收入仍依賴勞力所得，家庭收入成長速度遠比不上投資的效率，不過全球主要國家其實也都面臨同樣的問題（蔡佑駿，2018）。2018 年之內需消費，因年金改革實施及若干民生必需品價格調漲，抑低消費意願，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 2.17%，且 2017 至 2018 年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均低於經濟成長率，顯示民間消費動能未充分發揮；再者，國內超額儲蓄累計金額已高達 18.67 兆元，突顯國內資金未被有效運用於資本累積，形同資源閒置，未來不利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國發會，2018）。

就勞動市場而言，2018 年 12 月底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為 766 萬 5 千人，全年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 51,957 元（主計處，2018），較 2017 年 12 月底受僱員工人數 763 萬人，平均薪資 49,083 元（主計處，2017），受僱員工增加 3 萬 5

千人，平均薪資增加約 2,874 元，增加之幅度約為 5.8%。各行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率，與上年同月比較，農業部門上升為 4.91%；工業部門下降為 35.66%；服務業部門上升為 59.43%（主計處，2018）。預估 2019 年之民間消費如國際經濟景氣般地動盪不安，再加上國內推動一例一休政策、兩岸問題、少子化及高齡化所產生之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仍未解決，民眾對政府施政之信心仍嫌不足，但因物價上漲幅度相對大於薪資成長，導致實質薪資倒退。2018 年政府雖已為公務人員加薪 3%，但攸關軍人年金改革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案及上半年已完成修法的公務員、教師年金改革已全部完成，並已於同年 7 月 1 日一併施行（蔡雅玲，2018），此項年金改革使得軍公教人員退休金逐年減少，是否因此緊縮花費，仍需觀察後續效應。預估 2019 年之民間消費可能會與國際經濟景氣連動，加上各種經濟問題仍未解決，民眾對經濟環境的憂心及疑慮仍無法減輕。

在匯率部分，美國升息頻率忽快忽慢，美國聯準會決策官員以 10-0 的投票一致決定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第四度宣布升息 1 碼，主要是因為央行官員已經看到有些形勢發展可能表明「若干鬆弛」，包括靠近年底的幾個月金融市場動盪及不太支持經濟成長的緊縮狀況，因此聯邦資金基準利率區間調升為 2.25% 至 2.5%，採取較緊縮的貨幣政策以符合市場的預期。歐元區及日本欲結束貨幣寬鬆政策，但卻沒有

辦法訂出確切日期。2017 年新台幣匯率均價於 2016 年底從 32.40 元兌 1 美元至 29.848 美元，升值 8.54%。2018 年台幣重新回貶至 30.73 台幣兌 1 美元，全年貶值 8.85 角，年貶幅 2.88%。由於美國經濟相對強勁，因此美元被視為最佳資金避風港，大量資金回流美國，使新台幣匯率趨貶，台灣並非特例，而是新興市場都有同樣的情形。

在國內金融市場方面，市場資金仍然寬鬆，12 月份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最高為 0.188%，最低為 0.174%，加權平均利率為 0.183%，較前一個月上升 0.004 個百分點，較 2017 年同期增加 0.004 個百分點。由於前幾年之經濟成長接連處於相對蓬勃發展之情形，2018 年臺灣經濟發展從表現優異而又產生不穩定之情形。就近期國際預測機構如世界銀行、環球透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公布之更新全球經濟數據觀察，2019 年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率可能無法如 2017 及 2018 上半年如此順遂，回顧台灣 2018 年經濟表現，外需適逢國際經濟復甦與高科技產品更新周期出口暢旺，順勢推升台灣經濟成長表現，為台灣近年來成長表現最佳。股市同樣創下歷史新高，維持萬點時間也是有史以來最久。整體而言，2018 之前半年國際經濟景氣高漲，台灣也因此經濟成長樂觀，但由於下半年全球經濟情勢丕變，以美中經濟之外溢效果深深影響全球的經濟波動。

綜觀 2018 年經濟成長率先升後降，但最後仍維持可接受的區間內，2019 年後全

球仍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在經濟因素方面包括中國推動的供給側改革、美國川普總統保護主義的實行、美中貿易戰、美國持續維持升息、美元的升值等；而非經濟因素，包括英國脫歐、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國內政治分歧、極端天氣事件（如：日本風災與北海道地震）及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等等，均是影響全球經濟成長的因素，這些都將加深景氣變化不確定性，也讓 2019 年全球及亞洲的經濟成長產生更多的變數（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19）。

三、國內合作社事業的回顧與展望

過去多年來，國際性合作組織雖歷經各種挑戰及磨難，但也在社員的努力之下安然度過各種危機，顯示合作社及社員都對合作事業體有信心，共同合作，分享成果。當二年來全球經濟景氣好轉，台灣景氣也有不錯表現的同時，民眾對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展現出強烈的信心，各種社會問題仍讓民眾感到憂心，包括兩岸冷戰的問題、迅速高齡化及少子化、氣候變遷與資源耗竭、社會 M 型化等，都讓中小企業疲於應付可能產生之危機與問題。國內合作事業在面臨社會環境變遷及挑戰時也同樣地力圖振作，但需要政府全面性大力支持時，政府卻無法全面提供完整之解決方案。雖然中華民國憲法第 145 條之條文載明「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在過去合作界一直提出以上之主張

及聲明，但其實合作社並未真正獲得扶持。從 2004 年以來，社數已經減少將近 30%，主要肇因於大部分政府官員並不了解合作事業及其理念，無法體認合作事業能夠成為發揮經濟功能之組織。然而，其他先進國家對合作社的鼓勵及支持已經清楚說明其在經濟體系中發揮之功能，因此發展一直相當蓬勃。過去合作社多年來在台灣所面臨之法律、社務及業務問題，期盼有更適當之解決方案，但沒有得到更多回應，因此造成現存之合作理念未能擴大宣傳，合作組織產生緩慢萎縮的狀態。主管機關內政部人民暨合作團體司仍希望能針對目前情況有所改善，因此自 2016 年起即召開多次合作相關會議，邀請產業界專家及學者針對重要議題共同商討，以期在行政院爭取較多之經費，並決定重要工作項目排序，試圖改善合作組織目前面臨之窘境。

台灣目前主要以消費合作、農業合作及信用合作為台灣合作社界最重要的三大支柱，開始也有新形態的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營運行列，尤以年輕人或具有理想願景者組成新興類型合作社，對合作事業注入一股新力量。以往消費合作社為社數最多之合作組織，但持續減少中，而農業合作則是社數成長較快的合作組織，但社員人數下降中，信用合作社則為社員人數最多、規模最大、業務最為發達之合作組織，但面臨金融環境快速改變之嚴峻挑戰。合作社雖各存在發展特色，但在營運上因環境及技術之變遷而有不同之困境產生。目

前國內合作社 2018 年底總數達 4,028 社，社員人數共計有 273.51 萬人，股金總額超過 437.21 億，較 2017 年底增加 5.05 億，也算是小有成長。

就消費合作社而言，近年來總社數持續下降，主要是學校內之合作社業務及人力不足。在業務經營上是因逐漸被便利商店取代，教育部要求合作社不得銷售含糖飲料及對學生健康有礙之產品，但便利商店卻不在此限，因此功能上無法與便利商店相抗衡；在人力資源上，則是學校之消費合作社理監事大都由教職員兼任，在目前校務及教學繁忙的情況下，人力不足，要配合相關社務及業務工作多半力不從心。

就農業合作而言，2018 年底全國農業合作社單位社場共 1,151 社，與 2017 年差異不大，其中包括 1,139 家單位社和 12 家聯合社，但規模及品質仍有需要改進之處。農業合作社以農業生產及運銷類占大多數，2018 年所增加之社數以運銷合作社增加 13 社較多，達到 369 社，是呈現增長之趨勢的類別，顯示國內對於運銷及加工之業務有逐漸重視的趨勢；而其他如農業生產、農業勞動、農業供給及農業利用等合作社，社數分別為 763、15、3 與 1 社，並沒有成長。由於農業合作社多年來一直呈現社員人數遞減的情況，顯示台灣合作社之規模愈來愈小，與現在朝向大規模合併之潮流背道而馳，歐美或日本之合作社都有擴大規模的趨勢，以利於與其他大企業競爭。當規模太小、社員人數太少的情

況下，所顯現之問題即在於人力資源及組織效率均可能不佳，令人感到憂心。

雖然這二年來雖然農政單位開始鼓勵青農返鄉，青農視情況需求開始組成合作社，如：有限責任桃園市青年農民生產合作社的產生即是由一群在地青農組成，因勞動力不足決定運用科技及資訊網路來解決困境，先以農業機具與人力互相支援運作，然後在雲端上設立群組及人力派工配置，社員參加合作社組織後，使其社會網絡關係變得更加緊密，補足當初無法加入農民組織運作所帶來之不便，也順利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方珍玲，2018）。以上所提之生產合作社實為利用合作社之業務，但卻命名為生產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從多年以前就僅存 1 社，目前仍無法突破困境，至為可惜。原因有二，一為各縣市承辦人員對合作社類型並不了解，若民眾要申請組成不同類型或未曾出現過相同名稱之合作社，在縣市沒有前例的情況下，承辦人員並不鼓勵增加新名稱或新興類型之合作社；其二也可能是民眾的觀念停留在需要設備或資材時希望能擁有所有權，因此若必須以分享方利用設備可能造成使用者之不便利。由以上可知，要鼓勵組成各種不同類型之利用合作社，對於承辦者應先行提供合作教育理念之教育訓練，以利未來不同類型合作社之發展。

就合作金融而言，在信用合作社的發展方面，2018 年的表現大致平穩，全國信用合作社總計仍為 24 社，仍維持 23 單位

社及 1 家聯合社，但分社增加為 299 單位，社員人數共計有 735,393 人(包含準社員 8,436 人)，比起 2017 年底的社員人數增加 4,059 人，股金總額較去年增加為 157 億元。再就信用合作社 2018 年底的淨值來看，2018 全體 23 家信合社淨值總額為 511.41 億元，較 2017 年淨值總額 491.94 億元，增長 3.96%；就存款總額之比較，2018 年存款總餘額為 6,740.95 億元較 2017 年存款總餘額為 6,631.90 億元，增加 109.05 億元，增長 1.64%，淨值占存款總額之 7.59%，與去年相差不多；其中活期性存款占總存款比率為 42.63%，較上年底之 41.67% 增加 0.96%；放款總餘額為 4,754.90 億元，較 2017 年底的 4,546.42 億元增長 4.59%；存放比率為 65.82%，較上年底之 63.87% 提高 1.95%；累計盈餘則自 24.32 億元增加為 25.39 億元；總盈餘收入比為 18.52%；平均每位職員獲利能力為 64.1 萬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2018）但台灣仍有南投、雲林及屏東等縣未設立信用合作社。至於儲蓄互助社之經營 2018 年有 335 社與 2017 年相同，其營運股金為 224 億元較去年增加 3 億元。

整體而言，信用合作社近年來積極提昇經營體質，改善資產品質，不論是逾放金額、平均逾放比及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覆蓋率等在數據上均優於中大型銀行及全台農會信用部門，顯示信用合作社在營運上表現更為安全及穩健。從信合社的體質及品質而言，完全不輸給大型銀行或基

層鄉鎮之農會信用部體系。只是金融體系的發展愈來愈依賴數位化科技，而合作金融體系在此一方面相對較為不足，信用合作社過去的重點比較是偏向增設分社據點，在此同時應該如何思考未來如何導入數位化體系及金融科技，以持續爭取更多年輕族群加入合作社，並期待年輕族群能利用合作金融體系為其理財或信貸之工具。將信用合作社定位於以普惠金融為軸心，市場區隔於小而美之社區金融網絡，再逐漸導入金融科技之應用，更能有所發展。未來無庸置疑的一定邁向數位化環境，所以如何吸引屬於數位原生之年輕族群，關乎整個合作金融體系之發展與生存，當信用合作社之業務上有新血注入，且與商業銀行有所區隔，才能成為受到信任且被依賴之區域性金融機構。信合社在數位化及科技的風潮下，考量如何微調經營型態，積極吸取年輕社員參與，開創 Bank3.0 之永續發展空間，為目前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科技進化的重要課題之一。

至於原住民所成立之各類別合作社，也不算少數。根據原民會 2017 年 12 月底之統計資料，總計登記立案者共計 353 社，數量持續為增加之情形。但中途停業者高達 183 社、失聯者有 49 社，仍在營業中僅存 101 社，以上無法運作之合作社共計 232 社，比例高達 65.7%，究其原因為多數原住民在合作社在社務、業務之營運上都不是健全，社員與合作社間之關係不夠密切，因此成立合作社後與組織之來往不頻繁，且經營人才不足，均影響合作

社競爭力與生存。就類別而言，其中屬於勞動合作社者占總社數之 184 社，其他各類型尚包括生產、運銷及社區合作社等，社員人數共計 6,287 人，約占原民總人數的 1.1% 左右。過去數年來原民會委由民間公司對原民合作社進行社場考核，之後再依情況提供積極輔導與協助，2017 年底之評核結果發現優質社數（含勞動合作社）僅 3 社、甲等 11 社，數量偏少。因此原民會於 2018 年改變措施，由縣市政府統整輔導並協助轄下之原民合作社，以青年返鄉為號召，訓練新血回部落之合作社擔任專案經理人，以期增加合作社專業人力，也促成合作社經營之改變，但後續應該持續對專案經理人進行合作教育之訓練，使其了解合作經營之真正意涵，才能真正對合作社輔導開創另一種新局。

除了原住民所組成勞動合作社以外，在台灣也還有其他勞動者成立勞動合作社，截至 2017 年底之內政部統計，全國勞動合作社數共有 353 社，占台灣合作社數量比例約 0.75%，而股金僅占不到 1%，占比極低。勞動合作社都有一些共同困境，亦即社員少、資金不足及業務很有限，除此以外，整個體系的問題在於大部分的勞動合作社的工作領域是集中跟重疊的，雖然目前台灣約 1,100 萬的勞工散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之中，其實市場非常多元，但整體的勞動合作體系卻相對狹窄，社員數僅 15,000 多人，而且大多數是以勞力密集性的工作為主。由於台灣政府把勞動合作社當成是弱勢者不得已的最後選擇，因此

偏向於低資本門檻的勞力密集型組織，甚至被視為沒有技術性前景的工作型態，也不容易吸收到年輕族群加入，使得合作組織逐漸老化且形成年齡上之斷層（洪敬舒，2018）。

在國內各類型合作社都面臨許多社務及業務多元挑戰的今天，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以下簡稱合團司）籌備處也逐步為突破合作社之困境推動相關措施及作為。合作社法自 2015 年 6 月 3 日修訂通過後，依第 7 條之 1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辦理宣導合作制度、合作教育訓練及輔導合作社之發展等事項，並落實合作社之獎助」，合團司籌備處考量基金之設置需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且過程中涉及相關基金來源、用途及管理運用之組織型態等諸多問題，執行上有其困難所在，故擬訂「109-112 年合作事業推動計畫」（草案），擬朝提報行政院核定，並爭取額度外公務預算方式辦理。為凝聚合作經濟學界及實務界之共識，使計畫更臻周延，符合合作事業發展之實務需求，故於 2018 年底及 2019 年初由內政部陳主任秘書茂春連續召開二次會議，聆聽各界聲音，以期儘快採取因應對策以利合作社運作之解套。會議中產官學界人士有許多建議，擬對合作場社提供更多元化獎勵與扶助措施，討論內容包括下列各項工作項目：（1）合作事業宣導及推廣；（2）合作教育訓練；（3）扶植輔導合作社營運；（4）擴大合作事業國際連結；

（5）辦理政策性貸款由儲蓄互助社承作，提供合作社融資管理等。會中產官學界提供多項意見並熱烈討論，如能獲得政府的積極回應，對未來合作社的發展應會產生相當正面的改善效果。

四、全球合作事業在「尊嚴勞動」方面之回顧與展望

以全球的就業發展情況而言，儘管許多年輕人在有工作的狀態下仍生活於貧困之中，就算是已開發國家的年輕人也有同樣的情形。2015 年歐盟調查 28 國之中，屬貧困之工作青年比例達 12.5%，而 25 至 54 歲的貧困勞動者則為 9.5%，因此年輕人的貧困情形更為嚴重；在非正式經濟³下工作之成年勞動者占 60%，而年輕人則高達 75%，而這種現象的發生率最高的是在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非正式化的工作所影響到的就業青年分別是 96.8% 和 83.0%，比例都很高，所以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及工作環境是一項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

今年的國際合作社聯盟提出以「Coops 4 decent work」為主題，與聯合國 2015 年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本質上有很大的關聯性。根據 2018 年 ICA 在 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 研究報告指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到 2030 年要減少貧困、消除不平等、支持社會發展並

³ 非正式經濟也稱為地下經濟或灰色經濟，在非正式部門工作者稱為非正式就業

解決對可持續發展等至關重要的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與和諧社會的建設，然而合作社在此等目標上目前並非普遍性參與，合作十年藍圖(the Blueprint for a Cooperative Decade) 雖強調“可持續性”一詞，但與合作社間沒有普遍聯繫的重要性，因此今年 ICA 再度重申未來主要目標之一是要顯示出此一聯繫與合作社是如何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目標 (ICA, 2018)。由於合作社是遍布於全球的組織，提供非常多的就業機會，所以要徹底解決因就業及工作上所引發的各項問題，合作社責無旁貸地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工作條件與環境的變遷與調適也要有所調整。目前參加聯合國全球契約項目的 36 個合作社組織中有 28 個已宣布他們至少在其進展通報 (Communication on Progress, CoP) 中討論其中一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都由其報告中至少一個研究組織以某種方式進行解決。全球前 300 強合作社組織 (Top 300 Cooperatives) 提供的聲明表示，他們特別關注確保 17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幾項目標，其中所有人的生產性就業和尊嚴工作 (目標 8) 也被排在前幾項被關注的目標中，其他還包括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目標 12)、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目標 13)，人口健康生活和促進福祉 (目標 3) 等 (ICA, 2018)。

再由 CICOPA 對 156 個國家的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全球至少有 2.79 億人與合作社部門的就業有關，相當於 9.46% 的全球

就業人口，表示全世界大約有 1/10 的從業人口與合作社相關，而更詳細的數據在工業和服務業合作社⁴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and Service Co-operatives, CICOPA) 的從業人口調查中顯示，其中有 2,000 萬人為合作社雇用的員工，約 1,150 萬人具勞動者的身分，600 萬人為自雇生產者 (self-employed producer) (CICOPA, 2018)，由以上資料可知，合作社提供相當多的工作機會給有意願之勞動者。國際工業及服務業合作社秘書長布魯諾·羅蘭特 (Bruno Roelants) 說：「環顧全球，就業是合作社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由於合作社有關的就業人口在全球人口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因此合作社在全球發展目標中得以扮演重要的角色。而 CICOPA 去年 (2018) 在五大洲也針對 18-35 歲之工作者所組成之 64 個青年合作社創業進行書面研究及網路調查青年就業的情形，從人口變化、全球化、技術創新及青年失業等不同面向觀察，希望深刻地重塑其工作世界的樣貌，結果發現合作社組織正好可以成為年輕人手中一個具體的工具，用以改善他們的工作和創業條件 (CICOPA, 2018)。

⁴ 此單位自 1947 年以來一直是國際合作社聯盟 (ICA) 下之部門組織，正式成員共計有 49 個成員，來自於 32 個國家，而這些成員共計擁有 65,000 家企業，僱用約 400 萬人。正式成員為不同部門合作社的代表組織，包括平面設計，建築，社會服務，再生能源生產，工業生產，教育，運輸，衛生，智力服務，手工活動等，相關成員均為促進此部門合作社的支持組織。

表 3 2016 - 2018 年國際勞工組織青年失業率

區域	失業率, 2017-2018 (百分比)				失業青年, 2016-2018 (百萬人)		
	2017-2018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全球		13.0	13.1	13.1	70.7	70.90	71.10
已開發國家		14.0	13.4	13.5	9.05	9.00	9.00
新興國家		13.6	13.8	13.9	53.50	53.90	53.80
開發中國家		9.5	9.5	9.5	7.70	8.00	8.20

資料來源：CICOPA, 2018

由於最近面對崩壞的經濟制度造成許多年輕人在就業上產生困難，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出 2017 年全球青年失業率為 13.1%，為全球失業率 5.8% 的兩倍多。原本年輕人失業的可能性就是成年人的三倍，所以年輕人的失業問題相較之下更為嚴重。2017 年失業青年人口數為 7,090 萬，已經比起 2009 年危機高峰期之 7,670 萬人有非常顯著之改善，但此一數字在 2018 年仍增加到 7,110 萬人（如表 3 所示）。為解決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有些年輕人開始也接觸合作社，可見合作經濟也是年輕世代為自己開創的一條活路。一個新興型態的合作社 AltGen，係由康絲坦斯·萊斯（Constance Laisné）和雷亞農·柯文（Rhiannon Colvin）兩位不到 25 歲的女孩所共同創立，AltGen 名稱取自 Alternative Generation（交替性世代）此二英文字的前 3 個字母，共同創辦人之一的康絲坦斯（Constance）認定協助 18 至 29 歲的年輕

人成立勞動者合作社是 AltGen 的任務。由於在各國剛畢業的年輕人無一不是從無薪實習或低薪開始進入職場，接著面臨數以百計、擁有類似專長的年輕人，擠破頭搶同一份工作，好不容易搶到工作，卻成為工時很長、薪水很低、任由雇主宰割的弱勢方，而在英國也不例外（陳怡樺，2017）。AltGen 初成立的 3 年期間陪著剛創立的年輕合作社一起走過確認共同需求、財務規劃、立案程序等每個步驟，在此期間合作社與社員擁有共同的使命與價值，以及學會如何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了上述小型的合作社組織重視年輕勞動者的就業之外，大型合作社組織也是提供就業機會的重要管道。全球合作社運動的影響力和經營規模已可媲美全球前幾大之經濟體，全球分布於 34 個國家最強的 300 家合作社在 2016 年的總營業額已達 2 兆美元以上（ICA, 2018），足可證明合作社有能力成為全球經濟之撼動者。其實目

前屬於非正式經濟的體系中勞動者仍然很多，在國家控制下或未以貨幣為媒介從事生產或交易活動，包括以物易物、互相幫忙、打零工、街上叫賣等，此類非正式經濟所產生的收入並未以課稅目的登錄，因此未能被包含在國民所得會計帳中。若未能形成正式組織，除了相關資料無法被正式登錄之外，這些勞工的工作也經常因此未能獲得更多之保障，所以自雇生產者和小企業應該要組成共享型服務合作社的形式，以達到規模經濟並獲得更大的議價能力。對於最近十年快速增加的自雇工作者和自由業者而言，商業公會或以會員為主體的組織逐漸透過組成合作社的形式來運作，以提供給予社員更多的彈性與保障性，因為勞動者合作社的目標在提供尊嚴、安全及合適的工作給勞工社員，它們可以直接解決非正式就業的問題，讓非正式就業開始邁入正式化。如果能有更多完整的統計資料可以運用，合作社所顯現的成果一定不止於此。從去年(2018)開始，國際合作社聯盟以下的幾個部門組織，包括工業及服務業協會(CICOPA)及國際合作社監測(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 簡稱 WCM)都展開以大數據資料調查的分析，都已經注意到相關議題而因此進行大規模調查進行數據蒐集(ICA, 2018)。

落實尊嚴勞動的目標在於消除貧窮、降低失業率及提高勞工生產力，進而提昇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力。尊嚴勞動不僅在於促進勞動人權之發展，其亦與產業發展、生涯規劃、終身教育與訓練密不可分

(于承平、林俞均，2011)。有關國際間合作事業發展在近年來與尊嚴工作、平等就業及脫貧之重要相關訊息及活動簡述如下：

(一) 歐洲地區

合作經濟體在歐洲許多國家都被視為是社會企業光譜(The 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觀念中的一種中間類型(Dees, 1998)，且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合作社，均是基於「共同需求」而進行各類經濟活動之組織，然而互相結合的人們，站穩腳步後也都傾向回應社群，並改善公共處境且服務弱勢，本質上即是聯合弱勢者對抗資本主義的一種經濟制度。

以義大利為例，其合作社發展相當蓬勃。2015年共有59,027個活躍的合作社，相當於在全國範圍內經營公司數量的1.3%，共計僱用120多萬個工人，相當於企業總就業率的7.1%。這些合作社(不包括金融和保險合作社)產生286億歐元的附加產值，相當於私營公司(不包括信貸和保險公司)總附加價值的4%(EURCISE, 2019)。其實義大利也是歐洲地區勞工合作社社員數最多的國家，其勞工合作社與該國其他類型合作社相同，均隸屬於三大政黨之下的三大全國聯合會，包括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全國合作互助同盟(Legacoop)，傾向於天主教的義大利合作社聯盟(Confcooperative)，及傾向於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理念的義大利合作社總社(Agci)-合併為「義大利合作社聯盟」

(Alliance of the Italian cooperatives) 等。2011 年各種合作社尋求新的整合，以上三個支柱性的組織，構成各級合作社的縱橫聯繫系統組織網絡（胡忠一，1997；Sacchetto and Semenzin, 2015；王行坤，2015）。雖然近年來義大利經濟有些停滯，但合作社卻一直在發展，將近一半的合作社是在 1998-2007 年之間成立的，2008 一年之中就成立將近 5,000 家合作社。而最近合作社擴張情形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及政府對非營利公司的減稅優惠（Sacchetto and Semenzin, 2015；王行坤，2015）。

義大利大部分工業生產體系所在之皮亞琴察地區(Piacenza Region)，共有 1,400 家合作社與公司，包括 DHL⁵、TNT⁶ 等大型公司在內，主要從事運輸和海運工作，大約雇用 3,000 多人，此地區也是合作社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其實義大利合作社主要由勞工組成，合作社運動早期雖然強調勞動與資本的結盟，但較偏向勞動，但二戰之後就逐漸偏向資本主義，合作社也愈來愈像商業公司，當合作社規模擴大後就開始使得自身與其最初理念產生距離，但仍有小型和分散的合作社堅持原始理念

和實踐，所以最終合作社還是可以具備勞動力反抗資本主義剝削權力的自我防禦機制。皮亞琴察地區的勞工幾乎都受雇於合作社再轉包給 TNT 公司的移民，工資相當低，一群勞工於 2013 年為爭取勞動合同、更高的工資、節假日以及醫療報銷而發起抗爭，之後不僅讓合作社社員獲得工作機會，在勞動條件也改善，產生工作尊嚴並減少被剝削。

義大利還有其他社會合作社，根據國際工業與服務合作社組織顯示 2008 年一共有 13,931 家，當時全義大利社會合作社總數共有 9,000 家，僱用職工 300,000 人，許多弱勢族群紛紛加入合作社，服務全義大利約 3,300,000 人（CECOP-CICOPA Europe, 2012）。然而，勞工合作社在活躍的合作社中脫穎而出，至 2015 年已達 29,414 家合作社，佔總數的 49.8%，數量最多；而社會合作社次之，也達到 14,263 家，占 24.2%，用戶或消費者型有 3,844 個，占 6.5%，而初級部門生產合作社共 1,791 個，相當於 3%。勞工和社會合作社除了是註冊最多的組織外，也是產生最大附加價值的兩類合作社—產值分別為 12.9 和 81 億歐元，佔合作社產生的總數的 73.4%。其中 Spazio Aperto 安置勞工就業合作社，於 1994 年成立，受到義大利國會於 1991 年 11 月 8 日通過 381 號「社會合作社法」（Legge 8 Novembre 1991, n.381）的激勵，由一些父母與肢障的朋友共同組成，也是社會合作社的一種類型，主要業務為安置勞工就業，並維護肢障人

⁵ DHL 是一家創立於美國的運輸公司，目前由德國郵政集團全資持有，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運輸公司之一。

⁶ TNT 是一家成立超過 70 年，總部位於荷蘭霍夫多普的快遞及郵件遞送服務公司，提供各種不同的運送服務，每週以超過 55,000 趟的陸路運輸連接歐洲各地，為 200 個國家/地區提供戶對戶國際運輸網路。

士有尊嚴的工作(于躍門,2017)。2005年6月13日國會再進一步通過第118號法律「社會企業法」(Legge 13 giugno 2005, n.118),為「社會企業」訂定更嚴格之法律框架(王妍潔,2016),目前社會合作社是義大利社會企業中最重要的存在模式,其對勞工及弱勢族群在就業過程中擁有合宜、尊嚴、安全並符合人性的工作上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及幫助。

(二)北美地區

美國近十年來的非典型工作一直不斷在增加,雲端及網路科技的興起也成為推手之一,使得雇傭間之工作關係、工作安排及工作完成度都變得更有彈性(Spreitzer, Cameron & Garrett, 2017),因勞工得以在公司外場域工作,也使不同地點的勞工有機會可透過溝通軟體彼此合作(滕西華、林佳和、李敏萱,2018)。但非典型工作的興起,也讓雇主得以將市場風險轉嫁給勞工,從而使這些弱勢勞工陷於勞動不安全、邊緣化,更易被剝削的勞動困境中。工作貧窮、就業歧視、經濟不安全等都是低端勞工經常遭遇到的問題(Standing, 2011; Bidwell, Briscoe, Fernandez-Mateo & Sterling, 2013)。再根據美國經濟學家 Lawrence F. Katz 和 Alan B. Krueger 透過人口現況調查(CPS)及 RAND 美國人壽追蹤調查(RAND American Life Panel, ALP)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美國有 2,300 萬勞動人口是接受另類工作安排(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包括人力派遣、待命員工、契約工或自由擇業散工性質等非典型工作,且其比例在十年來一直增加,從 2005 年 10.7% 增加到 2015 年的 15.8%(Katz & Krueger, 2016)。由此可知,網絡社會所創造之新經濟不但未能縮小貧富差距,反而令各種工作雖多元卻更為零散。科技雖愈來愈進步,但大部分勞工卻未必受惠,收入有可能更低或更不穩定。然而,改變工作型態是一種社會趨勢,但透過合作社的工作型態,也能讓勞工在工作上找到合理的對待及尊嚴的勞動。

在美國由一群外來移民清潔工組成明亮清潔合作社(Brightly Cleaning Cooperative),其核心價值在於提供高品質,安全和周到的居家及商業清潔服務,讓勞動者具備所有權、透過持續教育方式促進整個合作社的民主決策和領導力發展,包容多元文化、強調社會正義與運動建設(Brightly Cleaning Cooperative, 2019),並以「共享經濟」之概念致力於創造穩定和有尊嚴的工作,而此合作社也運用新興網路科技(如 Facebook)建置平台,讓所有的勞工在此一家族中在獲得生活工資的同時,也如同自己經營此一企業組織一般。2016年 Brightly 合作社展開與 Up&Go 促進地方勞動清潔合作社利用分享平台(Facilitating local worker cleaning coops with a shared platform)進行合作,以第一線勞動者之需求為出發,運用網路平台進行清潔工作媒合,而分享平台只收取勞動收入 5% 之手續費,其他 2% 作為平

台維護營運的成本，3%的利潤回到合作社，剩下之其他獲利全都歸於勞動者所有，因此勞動者獲得之平均時薪比市場行情高出 5 美元，比其加入合作社前之收入則多出 10 美元（劉致昕，2018）。雖然明亮合作社的清潔定價比其他清潔公司稍微高一些，但其與消費者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使得消費者願意付出。而且，在此工作的勞動者就是平台的擁有者，定價透明、服務細項清楚，參與之勞動者不僅是一位專業工作者，也是合作社之共同經營者，讓消費者及勞動者都感到滿意。此一合作社不僅是運用新興科技的新合作型態，但也展現出合作社在提供勞動尊嚴與合宜工作方面之良好典範。

（三）亞太地區

合作經濟被視為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間的第三種選擇，而其中勞動合作社是在合作社類別中很特別的一種型態，選擇在自僱與受僱之外的另一類路徑，社員本身是勞動者，當參與合作社之後，勞動者則擁有此一合作組織，自主營運及管理，自己決定利潤分配、工時與勞動條件（周孟謙，2018）。現代勞動合作社之主要特點為重視「勞工參與」及「民主主義」，在各國的「勞工自我管理企業」和「勞工共同組織」（Workers Collective）中均可發現以上之共同特性（胡忠一，1997），而此二項特性對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具有主導性權力，因此更能讓勞動者從中獲得尊嚴與平等。

在亞洲地區，中國大陸以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型態，推廣設立其他相關勞動合作社；印度的勞工合作運動則以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917-1984）及社會民主主義者尼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的合作主義為組織基礎，而「多功能目標且業務兼營」的組織型態，乃印度勞工合作社的主要特徵。再者，日本勞動合作社的構想與型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已存在，但具有明確的組織架構，並能有效發揮組織功能的現代型勞動合作社，則是在 1970 年代為解決失業問題，以工會為合作運動的主體，逐步發展起來的勞動合作組織。因此，日本雖曾被稱為目前亞洲地區最先進的合作思想與合作運動國家，但其現代化勞動合作社的歷史，較諸歐美合作先進國家仍不算發達。日本縣市級勞動合作社亦組成聯合會，其主要業務向地方自治團體承包公園清掃業務、承接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的運銷、裝卸貨等流通業務，醫院清掃業務等。近年來，製造業、建築業及高齡者合作社等與社會服務業有關的勞動合作社，有逐漸增設的趨勢（胡忠一，1997）。

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類似的勞動合作社。以泰國一家非常有名的勞動合作社為例，其名為「找回尊嚴」（Dignity Returns），合作社組織對於勞動者尊嚴工作之維護不遺餘力。他們是一家由 Bed and Bath 成衣生產工廠的 16 位前僱員所創建，從一開始是為了工人被裁員而沒有得到任何賠償抗

爭 3 個月又 10 天，到後來開始運作時訂單量很少，社員努力維持合作社生存，同時也幫助其它被資遣或不當對待的工廠員工，胼手胝足將合作社撐起來。2009 年 3 月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在泰國曼谷舉辦一場關於亞洲勞工處境及其對經濟危機的回應之會議，「找回尊嚴」合作社有機會與阿根廷的 La Alameda 工廠發言人對話，由於不論是在勞工處境、國家經濟政策及民主倒退上，此二合作社所處之環境及經驗上均非常相似，於是開啟國際合作及分享，也同時加入 La Alameda 合作社，形成一個全球性勞動合作社品牌，共同生產「無血汗」(Sweatfree) 品牌產品，稱之為「反枷鎖」(No Chains)。有些人認為勞動合作社只不過是增進勞工權利的一種策略，要以此作為生計的成功機率很低，對合作社而言，因為勞工對機器跟技術都很熟稔，故起步容易，但要在市場中生存卻很困難。但「找回尊嚴」及「La Alameda」此二家合作社之所以能成功並存活至今，除了合作社間互相支援之外，還有三項重要關鍵因素，包括(1)在社區中擁有強大群眾基礎—特別是能回應社區需求，此非政黨及工會所會面對及處理的事情；(2)獨立於政黨及工會之外，社區居民不分派系均能使用組織資源；(3)保持民主及透明的決策原則，貼近社區需求，社區可以回饋合作社成員的生存所需(邱伊翎，2018)，因此目前此二家合作社的營運已經從在地化到號召全球的勞動者、設計師、藝術家及學生等共同參與，

未來的前景不再如此悲觀。

「找回尊嚴」合作社過去有許多尊嚴勞動的成功案例，包括 2002 年 Bed and Bath 工廠的工人因雇主突然關廠及消失，其協助工人爭取自己合法補償金並附帶成功促使政府修改勞動補償金法令；2008 年開始推動清潔衣服運動 (Clean Clothes Campaign)，其中包括公平貿易、形成勞動者聯盟、團結、貿易而非援助、生態時尚等相關議題之倡議及活動辦理；2009 年黛安芬 (Triumph) 公司宣布泰國成衣廠裁員 1,959 人，其帶領工會抗爭 8 個月之久；自 2010 年開始持續於每一季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及設計者貢獻他們的設計進行 T 恤競賽，並由勞工自己擔任模特兒，以凸顯全球大廠牌持續透過奴役勞工、從弱勢者身上獲利，而且缺乏法令管制這些行為的事實。以上的做法都是以合作社組織運用群體力量，讓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實踐真正的協商民主與平等、享有決策權利的寫照。合作社除了依照目前的經濟狀況為會員提供生活工資，將工作時間減少到每天 8 小時以外，也促使合作社成為被解僱工人、失業和受害工會會員的避難所，讓工人有時間參加有利於工人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將此工廠變成泰國和農民工的學習、訓練和協助中心 (dignity Returns, 2019)，為希望建立合作社的其他勞動者提供一個最佳範例。

五、結語

國際合作社聯盟今年以「Coops 4 decent work」作為主題，對於勞動及工作在合作社中所展現之意義特別予以加強及重視。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在辦理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慶祝大會的同時，對此主題賦予新意，以「尊嚴工作、分享幸福」解釋此一意涵。所謂「尊嚴勞動」(Decent Work)的概念早在 1999 年就由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簡稱 ILO) 局長索瑪維雅 (Juan Somavia) 於第 87 屆國際勞工會議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ILC) 提出尊嚴勞動 (Decent Work) 的報告 (ILO, 1999; Somavia, 2007)，又稱之為「合宜勞動」或「體面勞動」。此一概念係指勞動者其權利受到保障、獲取足夠收入同時又得到充分社會保障的工作，在此概念下所有人均應獲得賺取收入和擴大就業機會。而合作社所表彰的理念，一直都是透過自助與助人的精神，融入民主、平等、公平及團結等各種價值，促使合作社的社員在工作上發揮經濟的力量，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長遠之效益及影響，與勞動尊嚴所主張平等、人性、安全及尊嚴等四大理念，完全不謀而合。

據聯合國估計，全球目前有 10 億的社員參與合作社 (Mills & Davies, 2013)，合作社雇用人數達 1,260 萬人 (Turri, Gotz, Carini, & Salvatori, 2017)，也就是合作社創造高達上千萬的工作機會，在一起共同工作的人數也持續增加中。近年來，由於社會經濟問題讓年輕的工作者對投入工作有很多的疑惑，尤其是勞資對立嚴重的地

方讓年輕人沒有展望未來的信心，而加入合作社成為勞動者，既是老闆也是員工，可以不用以勞資對立的觀點來看待組織的員工從業與雇用，基本上非常符合人性。同時促進青年人的有效融合和參與，合作社之社間合作及社員對整體合作社運動的全力支持一直都是重要的關鍵。企業家專業知識和權力管理的世代傳遞不僅是促進年輕合作者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整個合作社運動實踐的未來機會 (CICOPA, 2018)。

提供給年輕人尊嚴工作的品質與環境，對剛起步發展中的年輕人尤其重要。實際上，透過將年輕合作者充分納入合作社運動所提供的內在實踐，包括在合作理念及能力方面之培訓和民主治理的承諾養成，才能確保合作社的生存和永續性能夠延續幾個世代。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合作社運動應繼續努力改進大數據分析，包括與年齡或工作屬性等等相關數據，使得合作社一直能夠隨時獲得定量和可衡量的資訊，提供給合作社組織作為進行改善年輕人工作和生活條件滿意度的具體證據及參考來源，更能在尊嚴工作的條件下影響年輕人未來的發展。

過去的 97 年來，每年度全世界合作社人士均熱烈參與慶祝國際合作社節，2019 年 7 月 6 日合作社推展暨促進委員會 (COPAC) 之所以選定「尊嚴工作」為合作社的主題，有二層的意義存在，一是從合作組織的角度而言，顯示合作社所提供給社員平等、有尊嚴的工作機會；二是再

從社員的角度出發來解讀這樣的理念，表示社員願意在合作社組織中貢獻心力，提供各種勞務，從符合人性的勞動工作過程中，與他人共同分享，得到具有品質及滿意度的幸福感。此次合作社聯盟對於合作社的勞動與工作重新賦予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世界所有的居民看到合作組織在過去以來所發揮的力量，從事工作的社員也同樣有著榮譽感，為參與合作社而感到驕傲，並從中找到幸福。

合作社對於全球之就業環境及提供勞動工作一直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將近 200 年的歷史，所有弱勢勞動者為爭取自己的工作及生存權益，從分享中找到幸福與成就感，是合作社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永續使命。

參考文獻

- Bidwell, M., Briscoe, F., Fernandez-Mateo, I. & Sterling A. 2013.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Inequality: How and Why Changes in Employment Practices are Reshaping Rewards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 (1), 61-121.
- BBC News, 2019/4/5, Brexit: UK asks EU for further extension until 30 June, Retrieve from: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7825841>, retrieve date: 2019/4/7.
- Brightly Cleaning Cooperative, 2019. Brightly Cleaning. Retrieve from: <https://brightly.coop/>, retrieve date: 2019/3/30.
- CEBR, 2018,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2019—released on 26 December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cebr.com/welt-2019/>. Retrieved date: 2019/03 /10.
- CECOP—CICOPA, 2012. Social Cooperatives were Created in Italy. Retrieve from : <https://vimeo.com/40926501>, retrieve date: 2019/3/30。
- CICOPA, 2018. Global Study on Youth Cooperative Entrepreneurship with a Focus on Worker, Social and Independent Producers'/Workers' Cooperatives. Retrieve from: [http://www.cicopa.coop/category/publications /](http://www.cicopa.coop/category/publications/), retrieve date: 2018/3/24.
- Dees, J. G., 1998. The Mean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orking paper, CA: Stanford University. Retrieve from: <http://www.redalmarza.cl/ing/pdf/TheMeaningofsocialEntrepreneurship.pdf>
- Dignity Returns, 2019. Dignity Returns: A Factory of Workers. Retrieve from: <https://www.dignityreturns.org/2008/04/15/alternative-ethical-clothes/>, retrieve date: 2018/3/24.
- EURCISE, 2019.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Italian Cooperatives-The Istat-Euricse Report on the Size of the Cooperative Sector, retrieve from: <https://www.euricse.eu/structure-and-performance-of-italian-cooperatives/>, retrieve date: 2019/3/30.

- ICA, 2017. Executive Summary 2017_EN. Retrieve from: <https://monitor.coop/en/media/library/research-and-reviews/executive-summary-2017en>, retrieve date: 2019/3/24.
- ICA, 2018. The 2018 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Exploring the Cooperative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 and European Research Institute on Cooperative and Social Enterprise (Euricse), retrieve from: <https://monitor.coop/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wcm2018-web-803416144.pdf>, retrieve date: 2019/3/1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1999.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Decent 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Retrieve from: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n/ilc/ilc87/rep-i.htm>, retrieve date: 2019/03/10.
- Katz L.F. & Krueger A.B., 2018.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ILR Review. Retrieve from: <https://doi.org/10.1177/0019793918820008>, retrieve date: 2019/3/31.
- Sacchetto, D. and Semenzin, M., 2015. Workers' Cooperatives in Italy: between Solidarity and Autocratic Centralism, unpublished.
- Somavia, J., 2007. Promoting The MDGs: The Role of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The magazine of United Nation, XLIV(4). Retrieve from <https://unchronicle.un.org/article/promoting-mdgs-role-employment-and-decent-work>, Retrieve date: 2019/03/20.
- Spreitzer, G.M., Cameron, L. and Garrett, L.E. 2017.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Two Images of the New World of Work,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 473-499. Retrieve from: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orgpsych-032516-113332>, Retrieve date: 2019/03/20.
- Standing, 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Academic, NY, USA.
- Turri, S., Gotz, I., Carini, C., & Salvatori, G., 2017. 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 2017: Key Findings, European Research Institute on Cooperative and Social Enterprises.
- 于承平、林俞均，2011。新加坡發展尊嚴勞動對我國的啟示，台灣勞動評論，第3卷第2期，253-284。
- 于躍門，2017。社會合作社在義大利社會經濟部門的發展，社區發展季刊，第160期，232-244。
-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19，2019 全球經濟展望，檢索來源：<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801-586-2>，檢索日期：2019/3/18。

- 方珍玲，2019。以智慧及社會資本觀點探討青農籌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事業報導，第 104 期，1-3。
- 王行坤譯，2015。義大利工人合作社：在團結和獨裁的集中制之間。檢索來源：<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646>，檢索日期：2019/3/30。
- 王妍潔，2016。義大利博科尼大學社會企業、非營利事業組織及合作社之經營管理碩士學位進修報告，外交部。檢索來源：<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400239/001>，檢索日期：2019/3/30。
- 周孟謙，2018。框架之外，「尊嚴勞動」可能嗎？主婦聯盟合作社推動勞務承攬爭議（上），<https://npost.tw/archives/47115>，
- 洪敬舒主講、黃郁齡整理，2018。台北拍腦會#2 全記錄：政府永遠就是在進步公民後面，數位人文實驗室：後人文跨領域實踐，檢索來源：<http://culturelab.tw/archives/596>，檢索日期：2019/3/24。
- 胡忠一，1997。世界先進勞工合作社發展概況，合作發展，民 86.12，9-13。
- 國泰世華銀行，2019。環球布局，Cathay's View 投資策略月報-Invest Today, Enrich Tomorrow，3 月號，20-27。
- 陳怡樺，2017。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 COOP 踏查報告，開學文化事業，台北市。
- 賀先蕙，2018。全球經濟成長將放緩，股市報酬下修至 5%，Smart 智富月刊，244 期，檢索來源：<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detail.aspx?id=68423&s=Books>，檢索日期：2019/02/17。
- 楊金龍，2019。國際經貿新局-對美中貿易失衡的觀點，中央銀行。
- 劉致昕，2018。三千名清潔女工重新定義「共享經濟」，個人民主論壇 PDF 2018 現場，Retrieve from: <https://npost.tw/archives/44802>，retrieve date: 2019/3/30。
- 滕西華、林佳和、李敏萱，2018。合理工作調整或就業陷阱？身心障礙者從事非典型工作的職涯發展歷程及影響，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研究計畫報告。
- 蔡佑駿，2018。2019 年台灣如何延續貿易優勢，北美智權報，第 226 期，檢索來源：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IPNC_181213_1502.htm，檢索日期：2018/3/14。
- 蔡雅玲，2018。年金改革對消費的影響，經濟評論，台灣經濟研究院，檢索來源：<http://www.tier.org.tw/comment/pec5010.aspx?GUID=12f92d8a-a575-4f12-a1bf-97a463a5ea2>，檢索日期：2019/3/13。
- 〈本文作者方珍玲係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秘書長暨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